

中國文學研究叢刊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 主編

建構與反思 (上)

中國文學史的探索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秋菊以為佩

彭柳東 著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建構與反思

——中國文學史的探索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 主編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

贊助單位：教 育 部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
輔仁大學研究發展處
輔仁大學文藝學院發展委員會

序（一）

本會和輔仁大學過去曾有多次合作的機會，都十分成功。今年三月，再度和輔大中文系合辦學術研討會，令人格外感到高興。這次會議的主題是「建構與反思——中國文學史的探索」。

這個主題涵蓋面極廣，也極有意義，自日人古城貞吉的〈支那文學史〉於 1898 年問世以來，百餘年間，有關中國文學史的著作，至少有上百種，但真正能讓人滿意的，則寥寥可數，主要原因在於它的涵蓋面太廣，從頭到尾一人寫作，很難面面俱到；因為每個人的專長不同，研究範圍有限，顧此則每每失彼；再則每一文學史作者之關注點不同，對文學史的認知也不完全相同，切入點自然也不同；這次大會的目的，就是希望集合大家的智慧，為如何建構中國文學史而提供高見。

再者，目前雖然有上百種的文學史，但對某些關鍵問題，不是三言兩語帶過，就是因循舊說，無解的還是無解，紛歧的還是紛歧。如敘事詩的起源、七言詩的起源、詞的濫觴等，許許多多的問題，幾乎沒有任何一本文學史能提出合理且明確的答案。此外，如科舉制度對文學產生之影響，或佛教傳入對我國文學產生之影響，以及以往某些舊說之謬誤，亟待加以澄清等，我們也沒看到任何一

本文學史對這些問題給予合理的關切和初步的答案。這些都是研究文學史的我們，值得深切反省的問題。

所幸本次大會已針對以上的問題，作了部分的討論，希望此次大會的拋磚之舉，能引發許多擲地有聲的珠玉出現。

李立信 謹序

壬午端陽後二日

序（二）

每一個人都喜歡快樂，都希望遠離悲哀，可是「惟以悲哀爲主」的〈哀江南賦〉那般讓人感受低徊。每一個人都喜歡順意，不樂蕭索，卻牽執迷茫於「徇祿反窮海，臥痾對空林」的詩思之中。每一個人都喜歡圓滿，憾恨殘遺，偏又耽戀在燕鎖空樓的如絮憂思。文心之怪奇者，莫過於此。葉嘉瑩老師有「多情乃佛心」之句，應是津渡。

這次文學史研討會，海內俊彥，千光交映，各懷一己之情而來，滿心千古之情而返，人文之美，唯此而已。謹序。

王金凌

九十一年三月十六日

建構與反思

——中國文學史的探索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目 錄 上冊

序（一）·····	李立信·····	I
序（二）·····	王金凌·····	III
閱讀視野與詩詞評賞·····	葉嘉瑩·····	1
文學史研究的使命·····	張明非·····	13
講評意見·····	王國良·····	25
論文學史敘述的原則、對象和方法		
——以中國古代文學史的撰寫為中心·····	郭英德·····	27
講評意見·····	蔡振念·····	52
文學史的研究·····	龔鵬程·····	55
講評意見·····	柯慶明·····	86
文學生命的自主、自立與自重		
——論文學史的涵義、效用與構成·····	陳 燕·····	89
講評意見·····	呂正惠·····	115
元朝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近期讀書筆記·····	呂正惠·····	117

講評意見·····	龔鵬程·····	130
明初杭州府學詞人群體研究——以酬唱詞為對象·····	黃文吉·····	135
講評意見·····	包根弟·····	178
桐城文派社群考察·····	姚振黎·····	181
講評意見·····	王基倫·····	235
論常州詞派「詞學行為」所因依的「深層意識」·····	侯雅文·····	239
講評意見·····	徐信義·····	289
古文運動的反思與重構·····	周彥文·····	293
講評意見·····	何寄澎·····	326
文本、誤讀、影響的焦慮		
——論江西詩派的閱讀與書寫策略·····	楊玉成·····	329
講評意見·····	黃景進·····	429
文學史中南北文學交流論的假性結構		
——以南朝邊塞詩為脈絡的探討·····	王文進·····	431
講評意見·····	鄭毓瑜·····	455
文學史的歷史基礎·····	王金凌·····	459
講評意見·····	蔡英俊·····	486
胡小石《中國文學史講稿》的建構特點·····	郁賢皓·····	489
講評意見·····	周勛初·····	511
論《新唐書·文藝傳》之文學史觀·····	嚴杰·····	513
講評意見·····	曾守正·····	533

下 冊

論謝肅《密庵稿》中「倫理的批評」	龔顯宗	541
講評意見	陳文華	557
「亂曰」、「歸去來」與詩文的開端結尾		
——由先秦文學到唐詩宋詞	黎活仁	561
講評意見	李瑞騰	613
收編香港——中國文學史裏的香港文學	陳國球	617
講評意見	周英雄	655
淺談命名文學及其在北宋的開展	黃明理	659
講評意見	王令樾	689
三曹之人格特質及其文學思想	陳怡良	691
講評意見	李威熊	765
語音對文字的顛覆——文學史寫作的現代理念	呂 微	767
講評意見	鹿憶鹿	785
論「典範模習」在文學史建構上的		
「漣漪效用」與「鍊接效用」	顏崑陽	787
講評意見	梅家玲	834
時代考驗小說，小說創造時代		
——清末「新小說」的小說美學	駱水玉	837
講評意見	康來新	882
故事新編——論明末耶穌會士所譯介的		
伊索式證道故事	李爽學	885
講評意見	康士林	937

神話中的文學與文學中的神話

- 論神話在中國文學史中的地位……………鍾宗憲……939
講評意見……………陳益源……979
中國文學史研究的世紀回眸與理性思考……………蔡鎮楚……981
講評意見……………簡宗梧……999
沒有「文學」，也不是「史」——二十世紀
「中國文學史」史觀與方法之回顧省思……………趙孝萱……1001
講評意見……………賴芳伶……1029

【附 錄】

- 附錄一 建構與反思——中國文學史的探索學術研討會議程表……1031
附錄二 籌備委員會名單……………1035

閱讀視野與詩詞評賞

葉嘉瑩

十多年前，我曾寫過一篇文稿論納蘭性德的詞。納蘭性德也叫納蘭成德，是蒙古裔的滿族人，祖籍的籍貫在東北葉赫地的一條水邊。我也是蒙古裔的滿族人，我家祖籍的籍貫也在那裏，因此就對這位作者有一種特殊的親切感。我接觸納蘭詞是在上初中一年級的時候。那時我讀不懂太高深的詞，但納蘭的「昏鴉盡，小立恨因誰。急雪乍翻香閣絮，輕風吹到膽瓶梅。心字已成灰」（《憶江南》）等小詞很容易懂，所以我就很喜歡。而且，詞這種體裁多寫美女和愛情，傳統舊家庭一般不教女孩子作詞，因此小時候我伯父指點我寫詩卻不教我填詞。而我讀了納蘭詞之後，覺得詞也不是太難寫，於是就也開始自己寫詞。後來我到臺灣大學來教書，也講過詞，但對納蘭詞的興趣就減少了。那時候我曾經說：詩詞的深淺難易有很多不同情況。有的作品宜淺不宜深：在你知識淺的時候讀它覺得很好，到你知識深的時候再讀它就覺得不好了；有的作品宜深不宜淺：在你知識淺的時候讀不進去，到你知識深的時候你才覺得它好。像吳文英的詞，我年輕時總是讀不懂，但後來我就喜歡吳文

英的詞而不喜歡納蘭詞了。可是，此後又經過很長的一個階段，到我和四川大學繆鉞先生合寫《靈谿詞說》的時候，我們把中國整個詞的歷史發展作了一個回顧，我就發現納蘭性德的詞真是如同赤子一樣有一種自然真切的流露，這其實是很難得的。所以，對納蘭詞的評賞，我是經歷了這樣三個不同的認識階段。

於是，我就聯想到德國接受美學家姚斯（Hans Robert Jauss）在他的一本書《關於接受美學》（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中所提出的「閱讀的視野」（horizons of reading）。姚斯說，「閱讀的視野」可以分成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美感的、直覺的閱讀（aesthetically perceptual reading），第二個層次是反思的、詮釋的閱讀（retrospectively interpretive reading），第三個層次是歷史性的閱讀（historical reading）。就是說，當我們看一篇作品的時候，最初的閱讀層次是美感的和直覺的。比如我小時候念李清照的《聲聲慢》「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我從它的聲音上得到一種美感，沒有反省也不需要詮釋，那就是一種直覺的美感。還有像《西廂記》的「門掩著梨花深院，粉牆兒高似青天」，念起來很好聽，那也是一種直覺的美感的欣賞。而所謂反思的、詮釋的閱讀，是指你對這個作品有一種反省，向更深一層去探尋它的內容、主題和意境。至於歷史性的閱讀，則要瞭解自作品問世以來前人是怎樣詮釋它和接受它的，你要集合大家的意見得出你自己的結論。在《論納蘭性德詞》那篇文章中，我曾借閱讀視野的這三個層次講了我對納蘭性德詞的三個不同階段的欣賞。但今天我要講的還不是這篇文章，而是另外一個德國的文學理論家——姚斯的老師葛德謨（Hans-Georg Gadamer），他寫過一本

書叫《真理與方法》（Truth and Methods），書中提到「hermeneutic situation」（詮釋的環境）。詮釋的環境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所謂「horizons」（視野），而對「視野」真正的理解應該是包括個人理解和歷史視野（historical horizons）的一個合成視野（fusing of horizons）。葛德謨所說的這個 historical horizons 和姚斯所說的那個 historcal reading 還不大一樣，historcal reading 是說這個作品出現以來歷代對它的接受，是一種歷史閱讀的水平，而葛德謨所提出的 historical horizons 有他的一個理論。他說，作者在創造作品的時候，有他當時的一個環境，用理論的術語來說就叫做「語境」，你要對當時那個歷史的語境有所瞭解，你的詮釋才能夠比較正確。然而，接受美學又認為，當一篇作品寫成之後變成一個成品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時候，那文本（text）本身就可以產生很多的意思，是一種 significance 的衍生的意義，而不必然是作者的原意。所以，詮釋學還有所謂「詮釋的循環（hermeneutic circle）」的說法。這「詮釋的循環」有兩種意思。一種意思是說：如果你不瞭解其中個別的部分，就不能瞭解它的全體；但是你不瞭解它的全體，也就不能瞭解其中個別的部分。這是一個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另一種意思是說：你所有的詮釋都是從你讀者的本身出發的，帶著很多屬於你自己的東西，例如你自己種種思想的、閱讀的背景，你生活的體驗，你的經歷，你生長的环境，你個人的色彩等等，因此你所得到的詮釋其實又回到了你自己本身。像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南唐中主的「菡萏香消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大有「眾芳蕪穢美人遲暮」之感，這是由於王國維熟悉屈原的《離騷》。如果沒有王國維這種閱讀思想的背景，誰會從

「菡萏香消」想到「美人遲暮」呢？所以，Gadamer 就提出來「fusing of horizons（合成視野）」的說法：每個人詮釋的環境都是不同的，每個人都帶著自己個人的很多背景去閱讀，這是一種個人的視野（personal unhistorical horizons）；而你個人的閱讀背景如果跟作品的歷史背景（historical horizons）相會合，你就有了一個「合成視野（fusing of horizons）」。

我現在要舉一些例證來說明閱讀視野的重要性。唐代李商隱在桂管觀察使鄭亞幕府爲判官掌書記時曾寫過一首題爲《北樓》的詩：

春物豈相干，人生只強歡。花猶曾斂夕，酒竟不知寒。異域東風濕，中華上象寬。此樓堪北望，輕命倚危欄。

李商隱的故鄉在河南，現在他來到南方的桂林，當春天來了的時候，他覺得南方的四季沒有北方那麼鮮明——我有一年到新加坡去教書也有這種感覺：那裏全年的溫度都差不多，窗外的花草樹木春夏秋冬四季永遠不變——古人說，「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可是他現在找不到春天到來的那種感覺，所以是「春物豈相干，人生只強歡」。那麼他怎樣勉強尋找一點樂事呢？問題就出現在後邊那兩句，「花猶曾斂夕，酒竟不知寒」。有一位西方很有名的漢學家劉若愚（James Liu）先生翻譯了這首詩，他是這樣翻譯的：The wine is cold but I have not even noticed it. 他說：「我竟然沒有注意到酒是冷的。」他的書出版之後，有一位李祁教授給他寫了一篇 book review。李祁教授認爲劉先生這個翻譯是不正確的，他說，「寒」不是指酒，因爲中國人習慣上說「冷酒」「冷茶」而

不說「寒酒」「寒茶」或「酒寒」「茶寒」。李教授說「酒竟不知寒」的「寒」不是酒的寒而是氣候的寒，譯文應是 *although I have finished the wine, I do not feel cold* ——雖然我喝完了這酒，但是我沒有感覺到寒冷。「酒竟」，就是「酒喝完了」。

我以為，他們兩位先生的翻譯都值得討論。因為李商隱寫這首詩的時候他所要傳達的那種感受的重點在前兩句已經說明了，是「春物豈相干，人生只強歡」，後邊他還說，「異域東風濕，中華上象寬」——桂林是異域不是我的故鄉，春天氣候是很潮濕的，回想北方到了春天那真是氣象萬千，所以我懷念我的故鄉，因此就「此樓堪北望，輕命倚危欄」。你看那北方春天的到來，就像歐陽修說的，「雪雲乍變春雲簇，漸覺年華堪縱目。北枝梅蕊犯寒開，南浦波紋如酒綠」，由寒冷到解凍，由雪雲到春雲，一天有一天的變化，一天有一天的消息。我在新加坡講學講到中國古詩詞傷春悲秋的感情，同學覺得很難理解，因為那裏四季都一樣，有什麼可悲傷的？李商隱說，我要飲酒賞花，勉強地找一點歡樂，我要在這不變化中找到一點變化。李商隱在桂林的詩裏寫過朱槿花，朱槿花是大朵的紅花，朝開夕斂，他說我所找到的唯一一點變化只是朱槿的朝開夕斂而已。所以是「花猶曾斂夕」。你要注意他的虛字，李商隱的詩常常把虛字用得很好。「花猶曾斂夕」的「猶」字，和「酒竟不知寒」的「竟」字是相對的。「猶」是說仍然有這樣，「竟」是說竟然就沒有那樣。所以，李祁先生譯成「*I have finished the wine*」是不對的。在北方，春天賞花飲酒還不僅僅因為酒可以增加賞花的情趣，而且因為春寒料峭，藉喝酒可以抵擋身外的寒冷。因此你要瞭解李商隱寫詩時的心情：在南方的桂林全然不見使北方人

感到「相干」的「春物」之變化，但他仍有藉看花飲酒以求強歡之意。可是，看花之歡雖然猶可感到朱槿朝開暮斂的一點變化，飲酒之時卻全然沒有助人酒興的身外春寒之感，於是他就更加思念故鄉。在這裏，把「寒」解釋成酒寒當然不對，但把「竟」解釋成喝完酒也是不對的。

還有一個例證是楊萬里的一首詩《過揚子江》：

只有清霜凍太空，更無半點荻花風。天開雲霧東南碧，日
射波濤上下紅。千載英雄鴻去外，六朝形勝雪晴中。攜瓶
自汲江心水，要試煎茶第一功。

他說，現在是一個寒冷的季節，好像天空還有霜氣凝結，沒有一點點吹動蘆荻的微風，東南方出現一片藍天，太陽照在揚子江的江水上。長江在鎮江一帶古稱揚子江，那裏有金山、焦山，再向上游就是六朝古都的南京。你一定要懂得這些地方的歷史背景，才能知道作者為什麼會產生「千載英雄鴻去外，六朝形勝雪晴中」的感發。所謂「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蘇軾《念奴嬌》），所謂「長空澹澹孤鳥沒，萬古消沈向此中」（杜牧《登樂游園》）。千古的風流人物和六朝的繁華，轉眼之間就都消失了，而現在是早春季節，剛剛雪霽初晴。有問題的是最後兩句：「攜瓶自汲江心水，要試煎茶第一功。」他說，我要親自帶著一個瓶子在江心打水，我要試一試這「煎茶」的「第一功」。許多人批評楊誠齋這首詩，說前面寫風景寫得還不錯，最後一句完全是湊韻，煎茶有什麼功可言？——這是不瞭解當時歷史的背景，缺少一個「historicity（歷史性）」的閱讀視野。這 historicity 也是 Gadamer

提出來的，就是說，作者在寫一首詩的時候有他整個背景的歷史性，你的詮釋也必須結合有這背景的歷史性。要瞭解楊萬里這首詩歷史的背景，首先就要考察楊萬里生平的編年。他是在南宋光宗時寫的這首詩，在那個時候，南宋與北方的金國時戰時和，有種種複雜的外交關係。每年正月初一，金國要派一個賀正旦使來給南宋賀新年，那一年楊萬里任南宋的接伴使，也就是作為南宋的代表去迎接北方的使者。接伴使跟煎茶有什麼關係？只考察楊萬里的編年就不夠了。南宋詩人陸放翁寫過一本書叫《入蜀記》，其中記載說，在金山上有一個亭子叫「吞海亭」，當時南宋的接伴使接待金國的使者，就要在吞海亭上烹茶相見。所以，「攜瓶自汲江心水，要試煎茶第一功」是外交，那是一個外交的重要事件。

由此可見，一首詩雖然可以衍生出來很多的意思，但最主要的是你先要讀懂這首詩，然後才可以有你自己衍生出來的意思，在沒有讀懂之前就隨便解釋，那是不對的。以上，我是從「理解」的層次來談閱讀的視野。要理解一首詩，你有什麼樣的 reading horizon 是很重要的。可是現在我們要再進一步，從「理論」的層次來談閱讀的視野。

很多同學說，當年你在臺大教詩選，現在怎麼常常講詞而不講詩了？確實，近些年我越來越喜歡講詞了。為什麼緣故？因為詩是言志的，是顯意識的，像杜甫《北征》的「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什麼都說得清清楚楚；《詠懷五百字》的「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那份深厚博大的感情令人讀起來心裏一陣發熱，這是詩的好處。但詞更微妙，它常常在表面所說的情事以外給讀者很豐富的聯想。尤其是早期歌詞之詞的令

詞，它們差不多都是寫美女和愛情的，哪個好哪個壞？哪個的意境更深厚更高遠一些？這裏邊有很微妙的分辨。所以王國維說：「詞之爲體，要眇宜修，能言詩之所不能言，而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人間詞話》）。張惠言說：「其緣情造端，興於微言，以相感動，極命風謠裏巷男女哀樂，以道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詞選序》）。「賢人君子幽約怨悱」還「不能自言」之情是一種什麼情？這是很妙的。詞所說的情不是直說的，不是顯意識的，它都含蓄在裏邊，能夠引起你很多的興發感動。爲什麼小詞會形成這種微妙的特質？我在小時侯讀納蘭性德的詞，完全是一種直覺的、美感的閱讀，但我從 1945 年開始教書，教了半個多世紀，慢慢就發現小詞有一種微妙的引人生言外意蘊之聯想的作用。當然，古人也不是沒有發現小詞的這種作用。北宋李之儀有一篇《跋吳思道小詞》，就曾說小詞「語簡而意深」，「言盡而意不盡，意盡而情不盡」；清代張惠言也說小詞是「興於微言以相感動」。小詞沒有詩中那些高談闊論的大道理，只是一些描寫美女愛情的無足輕重的「微言」，可是大家都感到裏面有某些東西。怎樣把這些感覺到的東西表述出來？張惠言就說：「蓋詩之比興、變風之義，騷人之歌，則近之矣」（《詞選序》）。「則近之矣」就是「大概差不多了」，因爲他找不到一個 term，一個術語來說明這種作用。王國維也感覺到了詞的這種特色，也說不出來，所以就提出來一個「境界」。但他自己又把「境界」這個詞用得很混亂，說詩裏邊的情景也是境界，成大事業大學問的幾個層次也是境界。他同樣也沒有找到一個合適的 term 來說明詞的這種作用。

我以爲，小詞之所以形成這種微妙的作用，是由於它有兩個